

# 科研经费新政红包揣进兜了吗?

两会视点  
本报记者 陈莹

去年两会,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强委员曾吐槽科研经费管得太死,今年记者找到他时,他大手一挥:“政策比以前宽松了。以前开几次会,出几次差,到哪去都卡得很死,现在方便多了。”

去年7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落实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体制改革,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5日发布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科研经费改革仍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科研经费的老问题解决了?科研人员还在当“会计”吗?

点个赞:化繁为简,管理“活”了

前不久,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

电技术实验室主任王向朝的研究团队碰到个小难题,预算的差旅费不够用了。王向朝决定把国际交流合作的经费先匀出一部分。他对记者说:“现在会议费、差旅费和国际合作交流费用合并,可以相互调剂,我已经切身受益了。”

“以前科目预算也可以调整,只是审批流程太漫长。”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周玉梅委员告诉记者,“现在放权到项目承担单位,直接简化了流程。”

《若干意见》对劳务费政策进行了细化: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提高劳务费的开支标准。“现在能用发劳务费的钱变多了,项目聘用人员、课题组的硕士、博士,工资基本上够用了,聘用人员的五险一金也能从中发放。”周玉梅说。

“政策已经开始导向重视人的价值,‘重物轻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保密局局长田静给好政策点赞。

不过瘾:激励有了,力度不够

改革前呼声最高的间接费用比例调剂问

题,却让委员们直呼“不过瘾”。

“政策放宽了,间接经费可以用于发放在编科研人员的绩效,这是好事,但占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比例上限最高20%,还是有点低。”田静说。

易建强也有同感。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假设一个项目,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是100万,现在最多有20万间接经费,平摊到每个人头上,收入也不多。何况这20万还得刨去交给院所的管理费用。“这和我们之前预期的30%—40%仍有差距。”

王向朝的团队承担着科技部集成电路重大专项的攻关任务。“挑战工程技术极限,需要全力以赴”,但为了养活团队,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人去做横向课题。“这无形中造成了科研力量的分散。”

分类管理,是王向朝和田静都提到的改进建议。王向朝认为,应允许承担重大项目的单位,酌情列支合理的人员劳务费。田静则表示,不同单位、不同项目可以考虑参照行业标准确定合理的激励比例。

加把劲:速速打通“最后一公里”

辽宁省某部属高校的讲师崔梦(化名)有点困惑。今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她发现学校对间接经费的比例规定并没增加,拿着政策询问学校,得到的答复是“不清楚”。

近期科技部和财政部督查发现,部分科研单位依然寄希望于国家统一出细则,还有部分单位不敢触及项目组和科研人员之间的利益。

“一方面可能是政策没有宣传到位,另一方面,也是单位法人的担当问题。”周玉梅觉得,应该给政策落地一些时间,“放权了,要做好监督,管理部门应该给予单位法人足够的信任,这样才能让他们放手去落实好政策。”

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原告诉记者,除了继续加强培训、宣传等“常规打法”,下一步会通过督查自上而下地推动落实,并建立政策落实的信用评价体系,对政策落实好的单位放宽监管限制,那些不落实的单位,可能会被降低政策调剂比例。(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

## 代表委员访谈

一方面,基础物理领域连续三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我国科学家发现的铁基超导材料占世界一半以上,并保持着国际最高超导转变温度;另一方面,质疑中国缺少源头创新的声音一直存在,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础研究如何更好发挥源头作用?听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怎么说。

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回顾“十二五”期间的基础研究成果,杨卫认为,我国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中国在世界学术产出的占比从20年以前的不到3%上升到2015年的18%左右。”杨卫说,来自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工作,也就是说影响力在前百分之十的工作占世界的比值上升的速度,比中国学术产出总体上升的速度要高得多,从1997年的不到0.5%提高到去年的20%。

让科研人员安心坐“冷板凳”

杨卫坦陈,尽管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基础研究现状的批评性意见也一直存在。有评论指出,中国科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较低,以中国目前发表论文数领先于各国的化学领域为例,鲜有以中国学者名字命名的化学反应或工艺过程。

针对这些问题,如何更好地促进基础研究发展?“在基础研究领域有句话,叫‘选对人,给足钱,放手让他们干’。”杨卫说,最关键的是选对人。正因此,科学基金设置了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等系列人才资助计划。

至于“给足钱”,杨卫说,虽然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率不低,但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包括共部门、工业界和私人的投资)中占比仍较低,只有4.7%,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

“中央财政已经在努力。2016年科学基金实际到账比2013年增加超过50%,我预计2017年的增速至少和GDP增速持平。”杨卫表示,“未来我们还将致力于提高中央财政拨款,希望科学基金能以超过GDP增速和研发经费增速的步幅发展。”

在给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方面,在此前取消劳务费上限等政策的基础上,去年基金委又出台新政,取消了绩效在间接费用中的比例限制。同时,加大资助强度,设立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给有志于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持续稳定的支持。“今年科学基金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增加青年科学基金的强度,估计会有20%—25%的增长。”杨卫说。

让源头真正发挥作用

产业界人士和一些政府官员抱怨,许多基础学术研究(如纯数学或基础物理领域)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缺少关联。2015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国为55%,而在同一时期则高达88%。

## 赢得掌声的不尽是成绩——政府工作报告总体印象

科技厅长眼中的两会  
周国辉

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共100分钟。总体感觉,带劲、给力、提气。人民大会堂响起40多次鼓掌。

去年,我国发展面临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全国上下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全年主要任务圆满完成,“十三五”实现“开门红”。在“三个面对”的背景下,经济能够稳住实属不容易,出现诸多向好变化更为难得。近四分之一年的掌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体人民的。这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中国经济有潜力、有韧性、有优势。

对今年的发展,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为应对更加复杂严峻局面,提出了工作总基调和基本要求。国务院据此提出了年度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财政、货币政策。特别强调把握好五点: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并提高有效性,依靠创新驱动新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全年重点工作任务不仅很好地体现了上述精神,而且提出了接地气、合民意的改革、开放、生态、民生等具体政策和治理举措。大家发自内心给予点

赞,所以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比如报告宣布,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真是党心连着民心。

上述情形都是可想而知的,不难理解。只是有一处掌声,如果“不明就里”,可能会让人费解。报告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比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大、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比如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一些地区严重雾霾频发。比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煤矿、建筑、交通等领域发生了一些重大安全事故,令人痛心。又如政府工作报告存在不足,有些改革举措和政策落实不到位,涉企收费多、群众办事难等问题仍较突出,等等。可以明显感受到,总理在坦言和列举这些问题时心情是很沉重的。总理承诺:“我们一定要直面挑战,敢于担当,全力以赴做好政府工作,不辜负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总理话音未落,热烈掌声再次响彻全场。

俗话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行了。问题反映的其实是时代的主题和群众呼声。对中央政府和总理的清醒、坦诚和态度,代表是满意的。此处的掌声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科技厅厅长)

# 给科研人员一个「坐垫」冷板凳不冷

基金委主任杨卫代表谈基础研究发展  
本报记者 操秀英

## 拿下高端零部件要多管齐下

两会话题  
本报记者 王延斌

五年来,安徽流集团董事长杜应流代表都带着一份类似的建议:

“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主要‘内脏’,也是涉及其安全性的关键部件。在国外第三代航空发动机广泛使用的单晶涡轮叶片和整体粉末冶金涡轮盘在我国还没有国产化应用,核心部件制约发动机,发动机制约整机,导致很多设计性能发挥不出来,战术动作做不出来。”

杜应流代表说,高端零部件的“瓶颈”阻碍着我国重大装备国产化的进程,“这是制造业做强绕不开的坎”。

液压件相当于人的肌肉,挖掘机能开瓶盖,能自动上车,做出复杂的动作,全都依赖于此。一直以来,全球高端液压技术被德国博世、日本川崎等少数企业垄断。挖掘机制造商常林集团董事长张义华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一台挖掘机,结构件、电器件、覆盖件都能在国内采购,但核心的发动机和液压件都需从外进口,35万元的采购件中有22万是进口件,这让人痛心。”

“一方面是低端产品供不应求,贱卖却没人要;另一方面高端产品依赖进口,想买人家却‘卡’你。”杜应流代表说,这是供给侧结构出了问题。

如何破解?在“两会”会场上,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代表曾经向李克强总理展示过一个主

板——为服务器领域国际顶尖巨头研发的主板。这个高端零部件的攻克让浪潮吃了不少苦头:“第一,数十年的技术积累;第二,大量的投入;第三,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能力;第四,知识产权的层层维护。”孙丕恕说。

“就像把一个人扔到了撒哈拉沙漠,要徒步走出来。”常林集团高端液压件项目总工程师刘军同样感叹,“如果说把泵比喻成心脏,整体式过路阀就像一个大脑。但整体式过路阀并不好研制,一个是材料,第二个是形体公差,第三个是清洁度。而这只是研发中出现的三十多个难题中的一个。”几乎是“孤注一掷”,用了整整16个亿投入,引来总共350余人的海内外高端人才,这家民营企业才得以攻克难题。

杜应流代表调查发现,类似常林的案例

在国内企业中并不少见,灵活的市场化机制、全球人才、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缺一不可”。他认为,问题出在国家对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重大装备没有“一视同仁”:“当某些重大装备研发成功之后,很少有人问,其中的核心零部件是不是自主研发?”“高端零部件研发缺乏相关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邓中翰从另一角度分析上述问题的原因:“创新者风险大、成本高,而研发出来又常常很快被违法者侵权,这挫伤了创新者的积极性。”

“改变高端零部件国产化不高的难题,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和企业,更应该以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创新者,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杜应流代表建议。(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

## 快看,部长通道长这样

盖伦跑两会

部长通道,大会堂内一条神奇的铺着红毯的百米通道。省部级领导们会在这里,向媒体们简明扼要地传递信息。它在我心目中,是个挺刺激的地方。

就在我兴致勃勃琢磨“拉住部长的一百种姿势”时,本报资深摄影记者给我泼了一盆凉水:你能看到部长就不错了!

直到今天我懵懵懂懂“循着声”提到部长通道,才发现此言非虚,来得晚了,那只能从人缝里看部长。

为什么说“循着声”呢?因为设置部长通道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里有扬声器,部长们说什么,听得特清楚。

问题在于——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媒体同行和大家的摄像机,已经把部长通道的一侧围成“水泄不通”的模样。大家亲密无间,挤在一起,将手机、录音笔和带logo的话筒举着空伸出去,弱弱地刷存在感。

工作人员将部长依次请来,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间歇。部长们也在准备好的发布席前,面带微笑、侃侃而谈。

工信部部长苗圩回应了电信诈骗,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谈了经济增速放缓,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讲了讲消费者网络购物权益维护……

基本程序是,一位部长走上发布席后,工作人员替媒体抛出大家关心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回答两道,就可以离开,把位置留给下一位“候场”的部长。

一直到交通部部长李小鹏出现,采访区

骚动了。

“摇号怎么看?”“共享单车怎么管?”此时你就明白,有一副清亮而又有气势的嗓门,还是很重要的。

“摇号治理交通拥堵,是治标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共享单车是一种模式创新,要鼓励和支持。”李小鹏全答了。

再下一位,是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韩部长回答了两道工作人员给出的问题后,媒体们进入了嗓门自由比拼阶段。我身旁的一位央广女记者喊了声“玉米”,试图用两个掷地有声的字来吸引部长注意力。但是韩部长似乎并没有听到,回答了另一道问题。女记者再次喊道:玉米结构调整!然而,被重重话筒包围着的部长,只留给我们一个侧脸。



本报“网红”记者张盖伦

其实,韩长赋算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次会议开幕前,在部长通道回答问题最多的一位。40分钟时间,来了8名部级官员,平均每个人在部长通道上停留的时间,约为5分钟。

听老记者说,这次采访区其实相对安静。往年,记者们还会把那些打算从部长通道偷偷溜走的部长们高声喊住,但这次,工作人员安排的部长已经足够密集,记者无暇分心,完全顾不上搜寻那些“漏网之鱼”。

可以看到,“部长通道”一直在改进,挺好。但如果部长能回应更多热点问题,那就更好。甚至,有可能的话,“部长通道”也可以不只是一条通道,而是一个开放的采访区。部长不用非得等上一位发言结束才能上前,数个部委的迷你型记者可以同时站在红毯上进行。那画面挺美,希望部长们也这样认为。

提升,企业也在日益变强大。“要做大做强产业集群,我们要更加关注原始创新,创新方向不能再跟着国外走。”

值得关注的是,继“人工智能2.0”将被加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后,这一表述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短短一年间,“人工智能”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奔跑。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不再是个遥远的概念,不久的将来,它引发的改变将会颠覆我们的生活。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

## 二〇一七,科技任务清单“连连看”

(上接第一版)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要用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产业。”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袁希钢委员以所在的石化产业为例说,“最近几年,石化产业处于发展缓慢阶段,但从下半年开始又有重新活跃的迹象,东南沿海一带又有些千万吨级的炼油项目上马。但是,要看到这主要是价格回升带来的投资增加的原因,并没有靠创新驱动提升制造业水平。”

“虽然我们在去产能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应注意回暖的迹象。”袁希钢说,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倒退,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科技创新,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集群发展 新兴产业 引领未来

生物医药是高新技术的集成,作为国家

科技竞争制高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写入“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一段,要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技术研发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这段描述让陈凯先很振奋:“过去跟着国外搞仿制药品,经过十来年的创新体系建设,药物创新有了很大发展。自2008年以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600亿元。”他说,在创新驱动发展指引下,创新能力